

§ 失衡的春天(1)/ 夜宴

§ 楔子

505BC 春天。

畢達哥拉斯學團在克羅頓站穩了腳步，也介入各政治領域，今夜他邀宴各方勢力，希望能讓各方取得平衡。

這裡四方勢力代表是(1)米羅 畢氏學派 (2)龐薩庫斯 舊貴族 (3)萊安德羅斯 軍事強硬派 (4) 菲洛克萊斯 經濟保守派。

克羅頓城南，畢達哥拉斯宅邸南園，南園外橄欖枝影低垂，月色落在石柱與水渠之間。

晚宴設在水池邊。四月的夜色尚帶微寒，但畢達哥拉斯喜歡在露天用餐，他說星辰是屋頂，流水是牆壁。

畢達哥拉斯靜立在庭院中央。他的宅院不奢華，但井然有序。

石桌圍成半圓，中央是一方清水池，水面映著火光。奴隸們舉著火把站在四周，火光在水面跳躍，像一群困在鏡子裡的精靈。

今夜，畢達哥拉斯設宴款待，水精靈優媞婭隨侍在側。

主人坐在主位，安靜得像一塊石頭，優媞婭給客人倒酒，自己也喝了幾口，冰肌玉骨配上兩頰飛紅，眼波如水，嫵媚絕倫。他的對面，四位客人已經喝完了第三巡酒。

米羅（放下酒杯，環顧眾人）：

諸位，你們今晚踏入南園，便是踏入了繆斯的領地。畢達哥拉斯學派相信，萬物皆數。土地有多少畝，軍隊有多少人，這些都可以計算。但數字背後是和諧。沒有和諧，再多的土地也會荒蕪，再強的軍隊也會潰散。

龐薩庫斯首先發言。

「南方沿海的新墾地，本應由舊家族按祖制分配。這是城邦自建城以來的規矩。」

他語氣平穩，但每個字都帶著家族榮耀。

米羅放下酒杯。

「祖制若違背正義，便需要修正。土地不該只屬於姓氏，而應屬於德性。」

龐薩庫斯冷笑。

「德性不會種麥子。」

菲洛克萊斯終於開口，聲音低而清晰：

「若重分土地，既有債務如何計算？穀倉儲備如何保證？你們談理想，我談收成。」

萊安德羅斯插話：

「若城邦無法擴張，南方的土地永遠不足。解決問題的方法是對外，而不是在內部分食。」

米羅望向他：

「擴張意味戰爭。戰爭意味死亡。」

萊安德羅斯回視：

「死亡意味恐懼。恐懼意味秩序。」

氣氛開始繃緊。

龐薩庫斯（冷笑一聲）：

和諧？米羅，你父親是農夫，你祖父是農夫。你們家三代人彎腰種地的時候，我們龐薩庫斯家族已經在議事廳裡坐了兩百年。你現在跟我談和諧？你知道什麼是土地嗎？土地不是數字，是血。是我們祖先的血，滲進土裡，一代一代，才有了今天的邊界。

米羅：

血會乾涸，骨頭會爛。只有數永恆。

龐薩庫斯（拍案）：

放屁！你們畢氏學派整天關起門來算算術，算來算去，把城邦的議事權算沒了。去年那場公民大會，你們的人居然提議按財產重新劃分選區——你們知道這意味著什麼嗎？意味著我們這些古老的家族，要在自己建起來的城市裡，變成二等公民！

萊安德羅斯（突然開口，聲音低沉）：
二等公民？龐薩庫斯，你至少還是公民。

所有人都安靜了一瞬。萊安德羅斯坐在陰影裡，火光只照亮他半邊臉。他是軍人，從底層爬上來的軍人，身上帶著三處傷疤，每一處都是城邦給的，也是城邦欠的。

萊安德羅斯：
我手下有三百個老兵，去年打完仗，分了五畝地。五畝。龐薩庫斯，你莊園裡養孔雀的園子都不止五畝。他們拿著分到的地契問我：將軍，這地能種出糧食嗎？我說能。他們又問：那明年我們還有資格當公民嗎？我答不上來。

菲洛克萊斯（清清嗓子）：
這個問題問得好。萊安德羅斯，你的老兵有資格當公民，前提是他們有足夠的財產。這是法律，是梭倫時代就定下的規矩。規矩不能壞，壞了規矩，窮人就不敢投票給窮人，然後呢？然後他們就會投票分掉富人的地。這不是共和，這是暴民政治。

萊安德羅斯（抬頭直視）：
菲洛克萊斯，你有多少地？

菲洛克萊斯（微微後仰）：
這與今晚的宴飲無關。

萊安德羅斯：
有關係。因為你知道你的地不會被分掉，所以你才能坐在這裡，心平氣和地跟我談規矩。我的老兵不知道。他們只知道，他們用命換來的五畝地，只夠餵飽自己，不夠買一張選票。

菲洛克萊斯（皺眉）：
選票從來不是買賣。選票是責任。一個人連自己的肚子都餵不飽，他怎麼可能為城邦的未來負責？

米羅（插話）：
菲洛克萊斯，你說的有道理。但畢達哥拉斯教導我們，責任和權利是比例關係。如果一個人承擔了保衛城邦的責任，他是不是應該獲得相應的權利？這是一個數學問題，不是一個道德問題。

龐薩庫斯（嗤笑）：
數學問題？好啊，你算給我看。一個窮人和一個富人，誰的稅款多？誰養活了神廟？誰出錢修了城牆？你算啊。

米羅（平靜地）：

算過了。如果按現有的分配方式，再過二十年，城邦的納稅人將減少三分之一。剩下三分之二的人，養不起軍隊，修不起城牆。到那時候，你們的莊園，你們的土地，誰來保衛？龐薩庫斯，你養的那些孔雀，能打仗嗎？

龐薩庫斯（霍然站起）：

米羅，你這是在威脅我？

米羅：

我在陳述事實。數字不會威脅人，數字只是告訴你會發生什麼。

萊安德羅斯（也站起來）：

夠了。你們吵來吵去，不過是誰多分一點，誰少分一點。我的老兵在城外等著我回去告訴他們——明年他們還有沒有投票權。我需要一個答案，不是一個數學公式。

菲洛克萊斯（冷冷地）：

答案很簡單。讓他們去賺錢。我年輕時也窮過，我靠橄欖油發家，靠的是勤勞，不是靠打仗。萊安德羅斯，你的老兵想要投票權，先學會種地，先學會做生意。

萊安德羅斯（逼近一步）：

種地？他們分到的地連牛都轉不開身，怎麼種？做生意？誰給他們本錢？你嗎？

菲洛克萊斯（後退半步）：

這不是我的責任。

萊安德羅斯（突然笑了，笑得很難看）：

不是你的責任。那戰爭也不是你的責任。下次蠻族打過來，讓你的橄欖油上陣殺敵吧。

龐薩庫斯（擋在兩人之間）：

夠了！這裡是畢達哥拉斯的宅邸，不是軍營，也不是公民大會。

米羅（緩緩起身）：

龐薩庫斯，你說得對。這裡是南園，是追求智慧的地方。但智慧不是逃避現實。現實是——你們每一個人在爭奪同一塊餅，卻沒人在乎餅是怎麼烙出來的。

龐薩庫斯（轉身面對米羅）：

那你告訴我，餅是怎麼烙出來的？

米羅：

靠數。靠比例。靠分配時的公正。畢達哥拉斯學派研究過最好的分配方式——不是按出身，不是按財富，也不是按軍功，而是按每個人對整體的貢獻。問題是，誰來判斷貢獻的大小？你？我？還是投票？

菲洛克萊斯（冷笑）：

投票？讓那些不納稅的人投票決定誰該納稅？米羅，你瘋了。

龐薩庫斯：

讓窮鬼投票，他們第一件事就是吊死富人。

萊安德羅斯：

讓富人一直投票，他們第一件事就是讓窮鬼繼續打仗。

米羅：

所以我們需要一個新的方案。

龐薩庫斯（逼近米羅）：

什麼方案？你們的秘密教義？畢達哥拉斯躲在門簾後面，跟你們說只有數字是真的，只有靈魂是永恆的？那我們的土地呢？我們的祖先呢？都是假的？

萊安德羅斯（也逼近）：

米羅，你的方案能讓我那些老兵吃上飯嗎？能讓他們抬起頭做人嗎？

菲洛克萊斯（站在外圍）：

他的方案只會讓所有人變得更窮。財富需要積累，積累需要穩定，穩定需要秩序。你們懂什麼是秩序嗎？

四人幾乎要扭打在一起。米羅被龐薩庫斯推了一把，撞翻了酒杯。萊安德羅斯抓住了菲洛克萊斯的手腕。火把搖晃，奴隸們驚慌地後退。

就在這時——

優媞婭（輕聲）：

各位稍安勿躁

她回頭看了一眼主位。畢達哥拉斯依然坐在那裡，安靜得像一尊石像，只是嘴角微微上揚。

優媞婭（轉向四人）：

你們爭論土地，爭論軍權，爭論投票。但你們有沒有問過水？水怎麼分土地？

水不爭。水流過富人的莊園，也流過窮人的田埂。水不投票，但水養活所有投票的人。

萊安德羅斯（鬆開菲洛克萊斯）：
你是水神？

優媞婭（搖頭）：
我是水。水不是神，水只是水。但水比你們更懂什麼是公平——因為水永遠流向低處。

她伸出手，掌心向上。一滴水從她掌心升起，懸在半空，折射火光，像一顆小小的星星。

優媞婭：
你們爭的，是高處的地。但高處的地缺水，低處的地澇。你們都想站在高處，卻忘了一——站在高處的人，最渴。

菲洛克萊斯（喃喃）：
這是什麼意思……

優媞婭（看著那滴水）：
意思是——當你們爭到想要的一切時，會發現手裡只有土，沒有水。沒有水的土，叫荒漠。

她輕輕吹了一口氣，那滴水飄向空中，碎成無數細小的光點，落在每個人的額頭。

涼涼的。

優媞婭（後退一步，）：
畢達哥拉斯，你的客人太累了。讓他們睡一會兒吧。

水面恢復平靜。火把重新跳動。四個男人站在原地，像剛從夢裡醒來。

畢達哥拉斯終於開口，聲音很輕：

「酒涼了。換一壺熱的。」

奴隸們匆匆上前收拾殘局。四個人面面相覷，誰也沒再說話。

風又吹起來了，從南邊來，帶著春天的泥土氣息。米羅低頭看自己的手，手心裡有一滴水，不知道是真的，還是幻覺。

他抬起頭，想問問別人看到了什麼。

但其他人都在看自己的手心。

後記：

最後一段語帶玄機，是說吵了半天，爭了半天，最後每個人手裡都只有一滴水。那滴水可能是答案，可能是疑問，可能是後悔，可能是覺悟。但無論如何，他們無法再吵下去了——因為每個人都在看自己的手，每個人都在想自己的事。

如何給出一個政治方案（誰贏了、誰輸了、怎麼分土地），真正的答案不在爭辯中，而在每個人內心深處的靜觀時刻。